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陸肇修

宋史卷三百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脩
列傳第七十七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昪 趙槩
胡宿從子宗炎 從子宗愈 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絶倫家貧無書從人假
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閲不再

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崐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嫚書來覘得譴絶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為入寇當自

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吕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為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陜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禀復失事機且詔使

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師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師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敝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歷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

平獨黙記決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絶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為兩得矣時韙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為佛

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略以為祥符以來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

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内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

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為奏免横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

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
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
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
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者有備
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方平不
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為學
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
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

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

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
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
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
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
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
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
沮之以為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
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

諭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禄賜寛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内徙李彛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埸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歴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册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契

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
密使吳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
可也充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
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出錢日耗方平
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
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
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置卿樞密而
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髙

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幷及祠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為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

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乃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籍口矣平居未嘗以言狥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為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為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小屈以

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旣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歴鹽鐵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歴元年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

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何為者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為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既交石嶺之鋒遂起衛門之役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

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度而但降秩守虢懼邊臣則効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敇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為沮已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治

中宫掖亦出赀佐之拱辰言西师宿边而财费於不急
动士心起民怨诏亟禁之苏舜钦会賔客於進奏院王
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魯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
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所更張
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
故因是傾之由此為公議所薄復以翰林學士權三司
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數歲還為
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玄經著草顧曰朕

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此以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顓市死商真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劾之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

勛勞者唯前執政及節度使得為之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為此宰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已秉二相有故出為應天府八年入朝為中太一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為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

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財損下戸以紓之主者揹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戸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趍鄉未能盡

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為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無忝吕誨云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為楚邱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或指

為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昪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為變皆極論之昪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藺氈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

祥無遠慮亟城之諸族畏其偪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審視之以為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黜其功讕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廷命張方平守秦徙渙涇原亦徙昇青州將罪昇方平辭曰渙昇有階級令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乃復留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

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
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
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
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契
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
基立以為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
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父哉
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

參知政事樞密使昪愛惜官資凡内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帝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為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昪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昪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為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西南薄章江有汛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為患僚吏鄭陶饒奭挾持郡事為不法前守莫能

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羣盜奭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槩不答卒有自容州戍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狥因收陶奭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召脩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踰歲槩始

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蘇舜欽等以羣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觖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為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為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槩曰

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令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
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為御史中丞絳論
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院
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詔
俟出院優遷之毋得累寄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
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
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
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為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

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閱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備至歐陽脩遇槩素薄又蹤知制誥及脩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為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脩得解始服其長者為鄆州時吏按前守

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知其貧爲代
以己奉其平生所爲類此槩初名禋嘗夢神人金書名
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
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
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
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
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繙閱探其本辭蓋婦

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為欺不肯書歷宿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侯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為東南最宿之力為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脩起居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之變升為和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

詞頭且言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慶歷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為迂闊明年王則

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為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雜並用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唐介貶嶺南

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害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兗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為亂既置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

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為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吏韓琦守并州請復其節鎮宿言參商為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商丘而參為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興削平四方并寇後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議遂止後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滋顓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絶由此常與鬬

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内外無患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此城砦之吏移文足以辨詰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為人清謹忠實内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毋

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榷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恐以毫髮欺乎為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異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

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為國子大宗正
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
小結吏議輒尼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即追止
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弔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
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暨還升為
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宗炎壻鄧忠臣迓客客
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

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頴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為詩藻思清婉歐陽脩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以為有鮑謝風致其重之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為光禄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以為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殿内卒盜皇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校

尉論當死今禁卒爲盜而入内都知不能覺察顧正其
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内久而自置隸圉宗愈曰嚴禁
旅所以杜姦宄也奈何令私人得爲之萬一凶黠者竄
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
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
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
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
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

部右司郎中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役法書成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删之哲宗嘗問用黨之獘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覿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覿潤州而言

者愈力乃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
其政名為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
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為編脩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
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
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繫平
民死降集賢殿修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為待制先
是熙河將王贍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贍奪其兵與

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時青唐瞎征內附而心牟欽氊勒兵立別酋隴拶還其地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王贍怨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且戒贍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能為而怯懦逗遛吾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邈川聲言代贍贍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

皆敗死又遣鈐轄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鋭且盛寒宜少
緩師宗回不聽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
判官秦希甫言湟鄯難守以為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
持不可希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
罪奪職知蘄州還為待制歴慶渭陳廷澶州兄宗愈入
黨籍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録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
州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
中卒贈銀青光禄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

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奧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為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之議蓋以趣种朴於死蘄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宋史卷三百十八

宋史卷三百十八考證

張方平傳南京人○東都事畧作宋城人

何名輕舉○監本名譌多今從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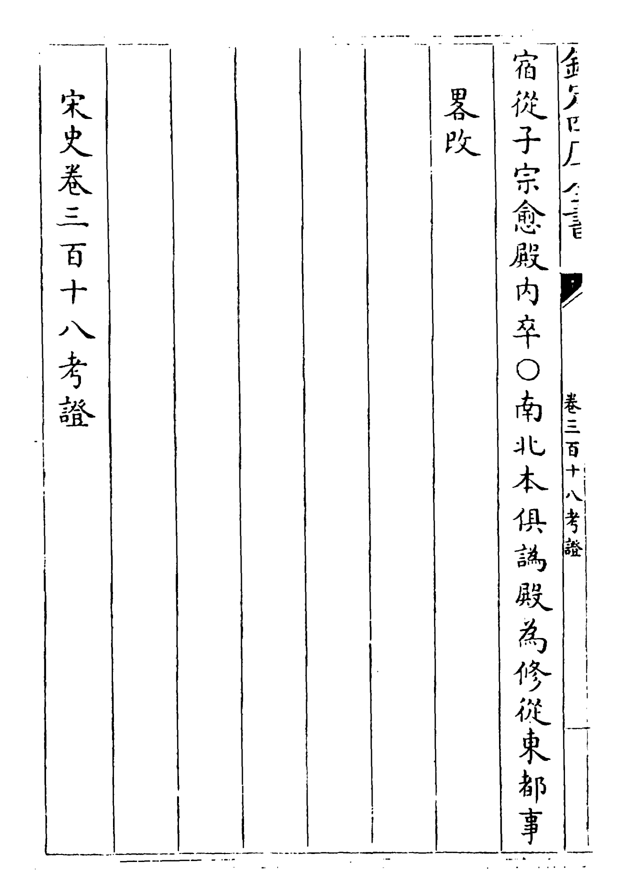
王拱辰傳著草○南本作書草

中太一宫使○東都事畧中作西

張昪傳○東都事畧作張昪

胡宿傳升為和州都監○東都事畧作出為出字是

舉將小絓○舉將二字疑誤



宿從子宗愈殿內卒○南北本俱譌殿為修從東都事畧改

宋史卷三百十八考證

宋史卷三百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脩

列傳第七十八

歐陽修 子發 棐　劉敞 弟攽 子奉世　曾鞏 弟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

習鈌刻駢偶澳㴐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絶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宫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

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
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
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
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
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
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
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

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

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葢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

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内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

捕博文繫獄貽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用黨欲動摇

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揺唯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

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名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為修奏乞澄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

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

濵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

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
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
密副使六年叅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
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
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
之有司時東宫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
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

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論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

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歴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王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吕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説合脩意脩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

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護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

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熈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

跡不求聲譽寛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寛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寛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寛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脩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為文天才自然豐約

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奬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用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

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
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
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系
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
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
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
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强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脩著鳴

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脩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為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强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横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

不可而又可卻耶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路州

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

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

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

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

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

以為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

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歷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別乃以為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

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令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乗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

也議者多不同泰州自是多事矣温成后追册有侫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吴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寛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同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

斥巳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慊有慍言居三日為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説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

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為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揺青益不自安脩辭赴郡為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頷之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坡也舊為民田其後官取瀦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漕州復用為田脩據塘舊劵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脩卒以予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脩見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脩以委戶

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為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敚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名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鬬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

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准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嘉祐祫享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為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

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敞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為姦利冒同姓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讙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偉即變前獄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決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宫方有小人間

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瞀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為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

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奥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為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為書

四十卷行於時弟攽子奉世

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為國子監直講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寀共排之攽官已員外郎纔侍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攽議方

更學校貢舉法攽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為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顧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修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攽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詈為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吕惠卿列阿

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反居下攽覆考悉反之又嘗貽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為盜區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寛平盜亦衰息為開封府判官復出為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不逮者務全貸之徙知兖亳二州吳居厚代為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攽廢弛黜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為祕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

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禄言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攽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漢書刋誤為人所稱頌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為人踈儁不脩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

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

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
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
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為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
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
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户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
院編脩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華以白奉世奉世
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文致奉世罪謫
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為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

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戸部吏部侍郎權戸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内侍為押班中書舍人吕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戸曉顧以率先施行為非耳帝為反命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　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用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𡩋為漏網恐不足

見逐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彬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
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
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
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
實録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
不足賦諸鄉户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
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
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

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為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置於法章邱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為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

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𦙶外視章顯實欲攜
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
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𦙶
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為
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
驛人皆以為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𦙶命縣鎮
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
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為殿冣師征

安南所過州為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斂民不堪犖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恩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惛恐犖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剎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賕請公行犖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犖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

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犖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犖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犖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為書將合而為一加犖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

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巽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巽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

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犖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為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論莫能奪其議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又

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慍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修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為神宗實録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為之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禄事太皇太后以為讒毁出守鄧肇言維為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覿以論胡宗愈

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覿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覿直龍圖閣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官班崇政

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内東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如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翌日有旨罷宴蔡確貶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七年入為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啟親祠

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為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置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親近暬御其損益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録譏訕罪降為滁州稍復集賢殿脩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為中書舍人日食四

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請併録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為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為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别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説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

士弟草兒制唯韓維與肇為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曰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冤失職鬱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兒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

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凡布與韓忠彦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

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為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為考功仁宗賜夏竦謚上疏爭之以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為袁盎所笑此豈事君為容悅

者哉攽雖疏雋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宋史卷三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陸肇修

宋史卷三百二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九

蔡襄　呂溱　王素 從子靖 從孫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

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歷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

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奬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

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抱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顓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

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寛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専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

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吕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停之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進一賢

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効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為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

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擊
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
貸既貶春州又上疏以為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溫成
后追冊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三御史
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職輙封還之帝
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
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
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

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
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祕不舉至破產飯僧下令
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絶海而濟往來
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為
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
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
剗剔蠧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
政為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

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㑹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飲㑹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蔡京與同郡而

晩出欲附名閥自謂為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為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謚曰忠惠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脩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

仁宗還其疏湊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湊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為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為例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湊請罷之以荅天戒湊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内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賂事下大理議湊乃未嘗受而外廷紛然謂湊有死罪帝知其過

輕但貶秩知和州御史以為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為京尹者比不稱職湊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歛跡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湊立朝寂孤知事君之節絶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

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為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恩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

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

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為明素獨不擿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巉堡宣撫使聽之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

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兩蜀而鼓鑄不止奬益輕

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權物價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為築八

堡使居之其衆領於兩廵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將必為内應合拒勿内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壤平晉遂灌州城

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頼以安入
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
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
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從子靖從孫震鞏有雋才長於
詩從蘇軾游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
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黄樓上謂鞏曰李太白
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
豪氣不少挫後歴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為言

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橫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漸不可長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陝西刑獄鄉戶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去吏得權其遲速靖以一歲月遣代遂為令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

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囚果服罪為開封府推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為囊槖請弁坐之著為令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言交阯且至老幼入保事聞中外以為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即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為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為司農主簿使行淮浙賑旱菑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王廷老

張靚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為太
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為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
因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為祔廟節
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冊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禮不可
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為湖南
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
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
請出公錢為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

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脩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爲凶年妄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尋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為檢正預脩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呉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脩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貟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為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

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歴五郡紹聖初復為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吕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於是穎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為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

舉進士起家爲贑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
建縣遷祕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
王洙幷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
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剌譏大臣重加
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
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
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月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
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

州酒稅尹洙歐陽脩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
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為校理同知
禮院慶歷中仁宗鋭意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使論
得失以靖為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
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羣盜蜂起大臣
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可為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
定為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司天言太白犯
歲星又犯執法靖上疏請責躬脩德以謝天變使契丹

辭曰以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為目凡數十事帝顧見
之命悉條奏日幾昃乃罷進脩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
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誡懼以荅
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
在内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再
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
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
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内

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為神異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恠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毁況藉其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為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脩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

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為冀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冀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

三十萬與之令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内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為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狥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册而契

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
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
國封策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
臣元昊西師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
國語嘗為番語詩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
州靖為諫官時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
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搒靖
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

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為祕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繫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萬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

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卻交阯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御史梁蒨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廹鈐轄陳曙出關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阯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阯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紿以近邊種落相

侵報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謝遣去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司使蔡襄為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瘞死者作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為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

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入為侍御史論
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
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姓皆進秩者思永言不宜
濫恩以益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覬執政王守忠已
受寵而求旄節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俟命出未晚也
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爾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
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為天下孤寒哉不過為堯佐守
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

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為之請乃以汎恩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為湖北轉運使下溪蠻彭仕義作亂先移書激罵辰州守守將討之思永按部適至仕義懼遣使迎謝寢其謀加直史館為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即具獄民以楮券為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掊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朘其

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為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俗以麻桑為産籍民懼賦不敢藝日益貧思永始奏更之徙知江寧府治平中召為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為嗣是仁宗為皇考而濮王於屬為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為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

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爲難安臣以爲當尊爲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即位御史蔣之竒糾歐陽脩陰事挽思永自助思永以爲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黄

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戸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

思永仁厚廉恕為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

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

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釵為

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為求索

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釵墜于地衆皆服其量

居母喪寠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

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為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為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屢薦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前者曹脩古輩同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陜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

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必不守身既陷沒而不幸又為讒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元昊求款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建言兵役不息生民疲弊敵既有悛心雖名號未正頗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

老憚行徙澤州還為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結昏隂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闗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為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壻李敭之弟李教因醉為妖言事覺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州父母私屬以存故得免御史寀驗無狀猶奪職知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嘗為蜀郡得竒繒文錦以歸悉布

於堂上忿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賓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東疆河決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八謚恭安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

為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鋭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歴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為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吕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脩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

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宋史卷三百二十

宋史卷三百二十考證

呂溱傳分司南京○東都事畧作西京

王素傳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臣浩按東都事畧以父遺恩授太常寺太祝不言進士屯田員外郎與太常太祝官亦異

余靖傳西師既解嚴○監本西師譌西歸從東都事畧改

彭思永傳有傳百姓皆進秩者○姓字疑官字之譌

宋史卷三百二十考證